

●军旅小说●

●军事谊文出版社●

●军旅小说●

王牌师闲谈录



王牌师闲谈录

陈章玉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Gnm 40/27 32 05

(京)新登字: 121号

书 名: 王牌师闲谈录

著 者: 陈章玉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
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版 次: 199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1.7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7-80027-398-9/I·110

定 价: 6.90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 因印装质量问题,
可退本社调换)

目 录

王牌师闲谈录.....	(1)
上等兵大个子悬案.....	(51)
曾是军人.....	(113)
当兵故事多.....	(151)
瞎话.....	(204)
弥勒后裔.....	(244)

王牌师闲谈录

前 言

我爸爸原先是这个王牌师的师长。部队开拔的前两个月，爸爸奉命进军政大学深造，说是来日可受命为军参谋长。事实上这是他戎马生涯的终点。因为两年后爸爸毕了业，就搁在了家里再也没动窝。细琢磨起来这儿是我妈“怕”我爸的转折点。过去我爸怕我妈是出了名的。有次师政委给我妈开玩笑，说你这个前女子大学的高才生怎么在老陈这个土鳖跟前显的畏葸起来了。我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不知他的更年期来的怎么那么早。爸爸离休后，过去的老战友常来瞧他，逢这时爸爸的精神面貌才有些改观。从中使我明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是那些没有过“辉煌”的人才说的。正如没有吃过葡萄的人，你楞是要他说出葡萄的滋味儿，那就为难他了。有过辉煌的人，总是把自己曾有过的辉煌“拷”在自己大脑的“硬盘”上。为啥叫——在那个难忘的时刻呢？！其间，来我家次数最多的要数钱叔叔了。这不光是因为钱叔叔也曾任这个王牌师的师长，还有他是我爸爸把他领到了革命道路上的这个特殊关系。钱叔叔是我爸爸在万恶的旧社会从路边的沟里救起的一个拖着打狗棍，拿着要饭碗，饿昏了过去的孤儿，当兵后先是跟我爸爸当警卫员，后来渐渐就出息了。钱叔叔离休后来我家和我爸爸俩人一聊就没了钟点。

每次都是兴致十足、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的开始，愁眉锁眼、疲顿惆怅、心灰意懒的结束。仿佛是一双名望贵族的破落子弟谈及家族的盛衰史。钱叔叔谈及“咱王牌师进山后……”谈的多了，时我也经意无意地听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搞计算机软件工程的，与文学无缘。只印象吃皇粮拿官饷的兵营尽是些威严、凝重、粗犷、机械、豪迈、神秘……没想到还有很多蛮有趣儿的事儿！便弄出了这个东西。只为有意思，不为别的。但赶不上我对编“程序”的热衷。

在单位里，我一天八个小时面对视频显示终端，操纵计算机犹如钢琴家弹奏钢琴那么自如。进了家门，便会下意识地臆想爸爸在王牌师任师长时该是怎样地一个指挥者和一个被指挥者。

——爸，假如当初你没有去上军政大学，是不是也会去那个近于封闭状态的山沟？

——废话！根本不存在去不去的问题，是必须要去！

——为什么？

——军人接到命令之后，“为什么”就失去了意义，只明确“服从”是天职。

——其实也蛮不错，有山有水，有庙有庵，四季分明，空气……

——这些都不属军人考虑之列。

1969年10月17日，军委副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战略意图，发布了“紧急战备指示”。当时，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等八人为成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办事组即刻响应，指示总参谋部于18

日向各军区和海、空军正式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刻不容缓地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毛泽东主席发现后，给予了制止。但仍有一个满编建制陆军师继续以“第一个号令”为由，浩浩荡荡夜以继日地朝着太行腹地进发。该师行进至前清时康熙、乾隆多次巡山尽居于此的皇家行宫旧址时驻足安营扎寨，迅即以此为中心方圆五公里布了荷枪实弹的哨卡。文殊山上庙里的和尚和庵里的尼姑惊慌失措地关了山门。霎时在这块尘世净土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上空蒙罩了一层“神秘”的乌云……

自古军事行动就是军事秘密。

全师官兵尚还蒙在鼓里……

直升飞机送来了图纸。

百余辆卡车昼伏夜行地不知从何处拉来了与社会上不同尺寸的砖瓦。每块都有不同的编码，以便破坝建档登记。

至此，官兵们才知道，从“衙门门前”移防至此地的是为建造代号为“一号战令工程”的工程。

从挖槽、凉槽、验槽，到建筑主体框架的落成，随着工程的进展，每个环节的质检人员也渐渐地多了起来，以至于似乎多于施工人员。工程质量要求最低是人民大会堂的水平。

与地面工程并驾齐驱的山洞工程，也以国内前所未有的质量要求行进着。

这期间，官兵们凭着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创造了人间奇迹。物质供应是全军唯一的“特供师”。用附近百姓们的话说，这支大军每天都在过大年！

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昼夜奋战和血肉之躯的代价，“一号战令工程”终于告竣。

整个地面工程的建筑，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建筑业的登峰造极。

防原子辐射的山洞工程，足使国际上的同行们汗颜。

所装备的军用设备，尽是一式双份从发达国家绕道香港购进的“王牌”产品：一份装备于和平时期的地面工程；一份装备在有战事时启用的山洞工程。

工程的竣工，象征着解放后“王牌师”的第一大辉煌。

工期短，质量高，死亡人数指标给了20人，青山上埋了18具忠骨，减少了原计划指标的10%，有功：

——师团军官各立一等功一次；

——营以下军官每人立二等功一次；

——全师战士每人立三等功一次。

命令一颁布，军官们无不欢心鼓舞；战士们更是皆大欢喜。没点儿头脑的人情不自禁地说了句：没白干，不过白馍、猪肉白菜炖粉条咱也没白吃。

71年9月10日，师长和政委督促技术人员作了全部数据的最后一次检测。

师长和政委诚惶诚恐、热血沸腾地期待着15日这个神圣的日子。届时陪同上级首长和上级首长的上级首长乘专机飞往北京的“红墙内”。

14日零晨，一电波密码讯号接收于师部机要科：请机要科长收译绝密电文。

随着机要科长笔端流出的阿拉伯数码，他额头上的汗珠也从睫毛和下额汇集成线流了下来，打湿着电文纸。

十分钟后，密电展现在了师党委常委们的面前：13日，林彪带着叶群等人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温都尔汗。

党委常委们先是懵了一阵，又是神经质地同时朝窗外看去。目光惊恐，仿佛身旁有颗立马起爆的定时炸弹。

霎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阴云笼罩住了“王牌师”师部。

基层的官兵们仍沉浸在立功受奖的喜悦和“战后”休整的放松状态之中。

渐渐地，不知内情的官兵们从师里的头头们那憔悴的脸上和反常的言行中，开始了琢磨。

“9·13事件”大白后，师党委常委们虽无透有过蛛丝马迹的“一号战令工程”的得主，但纸包不住火似的露出了端倪：

师史记载着“王牌师”第一任师长关心王牌师的历程：

抗战时期，唯一的美式装备师；

建国后，第一个用苏联武器武装的现代化师；

62式轻型坦克、63式水陆坦克、64式中型坦克牵引车、107、130、60毫米迫击炮、63式自动步枪……无不都是第一个受到装备。所以：

抗战时期日军给该师冠以“王牌师”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国军”也称该师“王牌师”。

建国后兄弟部队继续称该师为“王牌师”。

直观的是，汽车可以通过上、左、右三面是10毫米厚的有机玻璃钢的甬道开至任何一个主人所能到的场所——主人怕风和太阳光；还有那为“四大金刚”准备的临时卧室。

“一号战令工程”——林彪的又一行宫。

兵们毕竟是兵，很是无所谓的，无所谓到了忽一日师长发现了“女主人”的厕所里有股子尿骚味儿，师长没命令查，也没有张扬，只是叫保卫科长用5寸洋钉把厕所门钉死了。

兵们还是兵，又都议论着那个蹲坑能值两口四担水的大缸钱，厕所的木地板算起来换五间大瓦房的檩条也打不住……

好在自古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一晃，时间流水似的流走了近二十年。

1

妈妈所在的单位，在市中心的闹区开了个“办公自动化软件开发中心”的门面，里边放了几个大学生，主要的经营项目是根据用户需要编程序软盘。妈妈所在单位的奖金全靠这个“中心”的收入发放。最近他们设计了一套能够大大提高办公效率的程序盘，很受社会上机关的青睐。为了保护版权，获得更大的效益，需要设计一个软件安全程序。正象是在一盘原声磁带上设计一道机关，一旦被用户翻录，将会自动报废。这是那个“中心”解决不了的难题。因为我曾为我们公司设计过这种安全保护装置，妈妈在饭桌上提了出来，说是程序出来后即可付给我八千元。爸爸当即就火了，说这种事只有资本家才干的，章玉你要干，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噢对，那个安全保护版权程序，用我们的术语叫作“逻辑炸弹”。本来这事搁了些日子了，可那天钱叔叔走后，又勾起了我对那套程序盘设计“逻辑炸弹”的欲念，明摆着的事儿，离了我人家照样能找人搞成。可我又不敢和爸爸直说。

——爸爸，钱叔叔这人个头不高，讲起军事来一套套的，蛮有大将风度的。

——当然，“王牌师”的原师长嘛。

——可他一说到部队的生产经营怎么……欸——？部队吃的是皇粮，拿的是官饷，国家养着是为了打仗和保卫祖国，怎么还搞生产经营挣钱呢？

——我们有过南泥湾的历史。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还困难，国防费就不足了，加上物价上涨，直接影响了军事装备的更新和部队生活条件的改善。搞好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南泥湾精神的继续。

——噢——，也是，物价连雨天的河水似的眼瞧着上涨。别说部队了，就是我们家光靠死工资……

——拉倒吧你，甭提你妈那回子事儿！

每逢月初和月底，师部的周活动安排上都会安排一个办公会。这是常规。

上午8点钟上班后，各口上的领导都准备了一下要交办公会讨论的议程，又处理了一下手头上的事儿，便都陆陆续续地走进了办公楼的二楼会议室。8点半会议准时开始。

师里的几名正副职首长，司政后三机关部门领导和一些与此次办公会有关的机关直属队以及团队的干部，分里外三层坐在会议室里，把个会议室塞的满满当当。

钱师长的秘书贾少校从里圈的沙发上站起来，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对钱师长说：“人到齐了师长。”

会议由钱师长主持。

议程之一：通信营请示更新师部电话线，电话线太陈旧

了，一有刮风下雨就有三十多处断线和短路。讨论结果：将就着用吧。

议程之二：作训科申请一万元办集训队，对工兵营的技术骨干进行一次集训。议定：来年再说。

议程之三：讨论烈属的女儿安排在生活区烧茶炉，日工资三块。钱师长说：就这么定了，烈士的后代理应照顾。

议程之四：司令部汽车排的“东风”牌卡车新轮胎换了旧轮胎一案还没线索。继续查，限期下次办公会前破案。

议程之五：工兵营的尖子连邵连长用雷管引爆报废地雷去炸鱼给他老婆催奶，没走到河边就响了，当场死亡，可否评为烈士。牛政委说：按规定办。

.....

议程之十五：牛政委讲了上次办公会议定的关于打开水、洗澡收费和秋天打下的苹果、梨、核桃和枣就不再分发了，适当的收费，交到下边讨论反映很强烈。集中起来是说.....挺难听的，.....

“说什么？”钱师长插言。

牛政委微微一笑，将两只手插在了一起，说：“说是咱们师里的几个头头都一大把年纪了，该过了‘更年期’的岁数了，怎么还搞‘手淫式经营’”。

“简直是他娘哩流氓！谁讲的？”钱师长怒形于色地说“叫他给我想个挣钱的高招！”

钱师长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虎背熊腰的王牌师长。如果他脱去那身佩戴大校军衔的军服，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身材矮小、骨瘦如柴、愁蹙的面孔上满是皱折的乡下老大爷的形象便会跃然在你面前。但是，他的气质很是属于只有

一个真正的军人才有的那种。在军事上，战争时期已经证明，假如敌我双方交火间那个难题是世界，他也会一脚踢开从容地踱过去。

牛政委那微胖的身材和红红润润的四方脸，加之留的标准的二八分头，一瞧便知是个政治工作者。即便牛政委换下军衣着便装，人们也会认为准是某厂的党委书记。牛政委的风度在于天塌下来有地接着。他不喜欢在别人说话时插话，但要分什么时候和啥事儿。比如是大伙公认或明摆着应该那么做的时候，他便不会不多不少地加上一句，大伙并不觉多余，反而感到他考虑的周全。牛政委自己讲话时一旦有人插话，便会停下自己的发言耐心地听别人的插话。现在，他还是笑眯眯的神态，双手扶着两边的沙发扶手，轻轻地叩击着，眼睛和善地看着政治部主任。

政治部的卫主任对于牛政委的貌似没什么含义的微笑目光，便心领神会了。坐正了身子，说：“师长，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仨核桃俩枣的也收入不了几个钱，对于给同志们发生活补贴可以说是无济于事的。”说完，卫主任轻微地朝左右两边扫了一眼。

副师长和参谋长都点了点头，表示确实就是这样。

沉默。

“嘀嘀哒哒”响起了休息号。上午10点钟休息15分钟，过去叫工间操，现在叫大休息。

牛政委看着钱师长，征求道：“师长，是不是休息一下再开。”

“本来都在坐着嘛，还怎么个休息法？！接着开。”钱师长

看着政委说。

牛政委躲开钱师长的目光，朝着在坐的说：“大家都发言，集思广议嘛，为给咱们师打开生产经营的局面，都谈谈……”。

“对，大伙都说说，”钱师长靠在了沙发背上，“别在乎这15分钟的休息，如果都坚持出早操……”。

这时有人把钱师长叫了出去……

2

“逻辑炸弹”的事儿我没提，我妈却提了出来。不知妈妈怎么回绝“中心”的，我敢保证“中心”的经理领会了我妈是嫌付给我的钱少了才拒绝的。人家一口应承再加两千元，一万块怎么样？又是吃饭的时候，我爸把刚端起的碗朝地上摔了下去。我妈也动了真气，抱出一摞子碗和盘子放在了饭桌上。递给我爸一个，我爸摔一个；我爸摔一个，我妈又递上一个。很象是在手术室做开刀手术的医生和打下手的护士那样配合默契。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我爸我妈一同出了家门。午饭前，老俩口一个抱着一摞碗，一个提着一摞盘子满载而归。

——爸呀，你以为咱们家的家什是你们师的炮弹吗，随便的打。

——胡说。炮弹也不能随便的打呀。

——怎么？打一发还要钱吗？

——弹药当然不要钱。但是目前的地和荒山都承包了，打断一棵树，掀起一片草皮，车辆沿途碾轧的田苗，这些损

失赔偿费下来怕是比炮团搞一次实弹演习的经费还多。

——堂堂的王牌师师长每天被挣钱缠的脱不开身，哪还有精力把本职搞好。

——据说上次集团军的合成训练中“王牌师”的表现还是十分出色的。

文殊山是一个迷人的佛教圣地。前些年，只因国门紧闭，“屋里”又大破四旧，险使文殊山又遭灭绝性的灾难。亏了庙里的苦行僧们的忍辱负重的保护和含辛茹苦的化缘银两以及对“佛”怀有虔诚之心的善男信女们资助，才得以香火延续下来。改革开放后，为了修复这些庙宇，很是花了些钱财，但国家旅游部门的外汇收入一年就些回了投资。有了钱，又翻修了许多庙宇。现在的文殊山，以它林立的古建筑、精致的塑像艺术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还有很多世代代在民间流传的民谣、轶话、传奇故事，吸引着国内外的游人。然而，却有不少游客摇头抱憾而去……

文殊山正北一华里之遥的现“一号战令工程”驻地，曾是清代行宫遗址之一，原来有六十余亩大小，过去也叫皇城。它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落成于康熙年间，历时近三十年，花费白银十万余两。曾建有宫殿楼阁，饰有石雕玉刻。其中行宫正宫，全为木质结构，古朴典雅，雄伟磅礴，是行宫中的精华建筑，也是被建筑学家们称作的“亚州第一建筑”。日本侵华时期，当地党组织动员文殊山的一个主持用一尊“赤金佛”买通了日本兵的一个大佐，巧在这个大佐在日本国时是个文物商，才得已使正宫免遭战火。“一号战令工程”的第一炮，炸的正是这座正宫。据说当时的文殊山主持听到炮声

后，便“得道升天”了。

一些游人，总想目睹一下清代行宫的最后结局，可是面在每个通往行宫遗址的路口上的用英文、日文、印度文和汉文写的“游人止步”的大铁牌子，无不摇头叹息。怏怏而回的遗憾劲儿，似乎把来文殊山游览的全部兴致一扫而光了。

终于，有两个外国人开了游览“一号战令工程”之后的清代行宫遗址之先河。把个满脑子“阶级斗争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阶级敌人到处都会有”的保卫科长惊得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

保卫科长气喘吁吁地从传达室跑到办公楼，他知道今天上午有办公会，便径直跑到了会议室门前。

钱师长被叫出来后，保卫科长语无伦次地说：“师长，紧急情况，外国人进来了！”

“什么？”钱师长还未把精力从办公会上转移过来，说：“把话说清楚。”

“师长，你和政委到传达室看看就清楚了，”保卫科长的声音有些颤，说“有两个外国人在传达室。”保卫科长说完，便要推门叫政委。

钱师长略一怔，说：“回来，别拿鸡巴当棒槌使。……政委主持会呢，离不开。咱们瞧瞧去。”

钱师长边走边将军衣的扣子扣上，低着头思考着什么似的。

传达室里确实站着两个外国人。一个大蚂蚱似的细高个，一个汽油桶似的矮胖子。腰里系着衬衣，裸露的胸毛使人腻歪的慌。都背着背袋。钱师长和保卫科长进来后，他俩

仍兴致勃勃地指着窗外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

钱师长走到他俩背后，猛地大吼一声：“干什么的？”

他俩慢慢地转过身子，相视一笑后同时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又摇了摇头。表示不屑一顾的听不懂。

保卫科长瞧着钱师长，说：“操他妈的，跟给聋子说话似的。瞧那样肯定是西方人。”

“操你的母亲！”那胖子朝前跨了一步，杀气腾腾地回骂道。

那瘦子赶忙拦了一下胖子，也用汉语说：“你们中国军人，怎么骂人？”

钱师长一字一字地说：“我、们、从、不、骂、人，你的明白？”

中华民族丰富的语言含义，使靠着26个字母颠来倒去讲话的西方人当然很难明白。

他俩翻了几下白眼，象是在想着怎么回答。

钱师长又问了一句：“不知道军事禁区洋人和狗不能入内吗？”

很显然，他俩被钱师长的气质和语言慑服了。那瘦子闭着眼，说：“闹闹闹……，我们是美国留学生。”

钱师长背着双手，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是狗日八国联军留下的种！”接着，指着他俩说“你们要进去被哨兵打死怎么办？嗯？”

那胖子说：“我们不是进去，是要出来。”

钱师长迷惑不解地看着保卫科长。保卫科长看了看带班的哨兵。那战士说：“对，是从里边往大门外走被拦住的。”

保卫科长接着问他俩：“你们是怎么进去的？”